

「长篇小说」

刺 隐

特种兵 都市

神我很乖◎著



中国特种兵血战“金三角”不忍卒读的一幕
真正意义上深度解剖特种兵精神世界的力作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 [长篇小说]

都市特种兵 隐刺

神我很乖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特种兵. 隐刺 / 神我很乖著. —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2
ISBN 978-7-5594-2873-8

I. ①都… II. ①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9644号

书 名	都市特种兵. 隐刺
著 者	神我很乖
责任编辑	孙金荣
特约编辑	张 丽
责任校对	张婉宜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247千字
版 次	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873-8
定 价	39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CONTENTS

◀ 001 ▶

第一章 狗疯了

◀ 011 ▶

第二章 “炊”字兵

◀ 034 ▶

第三章 全军劫

◀ 061 ▶

第四章 杀父

◀ 075 ▶

第五章 初次交锋

◀ 102 ▶

第六章 刺头

◀ 117 ▶

第七章 毒榴莲



◀ 154 ▶

第八章 死尸

◀ 176 ▶

第九章 抓捕

◀ 204 ▶

第十章 内奸

◀ 219 ▶

第十一章 设局

◀ 236 ▶

第十二章 魅惑

◀ 267 ▶

第十三章 面具



云南边境烈日高照，弯曲的公路两旁，大片大片茂密的香蕉林，一眼望去，你永远无法探究林内的动静。

一辆军用吉普驶过公路，后排坐的蒋国成已经年过半百，但腰杆笔直，军人特有的英姿和正气在他的身上一一展现。只是，他脸色沉重，不发一言，如窗外闷热的天气一样让人心头发闷。

轰隆一声打破寂静，蒋国成的表情跳了下。

“缅甸边境的勐古又开火了，”司机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听这炮火声，缅甸政府军清剿克钦独立军的战况应该十分激烈。”

蒋国成透过车窗，看向蔚蓝的天空，似在深思。

司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，继续说：“首长，您之前来过云南边境吗？”

“上一次来还是五年前，一转眼到2016年了。”蒋国成感叹道。他的表情因为这个随意的话题，竟更加沉重起来。

不管是2011年，还是2016年，他两次来云南边境都是为了同一个人。

又是接连几声炮弹爆炸声响起，云南的天空依旧蔚蓝平静。而缅甸的上空却硝烟弥漫，迫击炮的炮弹呼啸着划过，落在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帐篷边上，数枚破裂的弹片撕裂帐篷，道道光柱从破洞射进来。碎片顺着光柱飞向手术台旁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云飞扬。

他手上还拿着手术刀，快速划过伤者受伤的皮肉。

在弹片接近他的脸时，他只是快速一歪头就躲过了弹片，同一时间，手术刀也利落地放在了一旁的托盘上。

手术台上的伤者闭着眼睛，即便在昏迷中，表情仍旧十分痛苦。

云飞扬动作利落地从伤者的腹部夹出一颗变形的子弹，扔在一旁的托盘中，说：“止血钳。”

云飞扬伸出的手没有感觉到止血钳落下，他转头看去，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正蹲在角落里，被爆炸声吓得瑟瑟发抖。

他微微皱了下眉头，径自拿起止血钳，继续做手术。

在各方的谴责声中，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的对战持续惨烈。双方都知道这里是无国界医生基地，交火时也会注意一些，尽量不打到这边来。今天意外在这附近交火，导致这里也不能幸免。

外边的交火渐渐停歇，护士们各回其位，云飞扬也将最后一个伤者的伤口缝合完毕。他伸了个懒腰，筋骨还没舒展，突然听到外边传来女人的惨叫声。云飞扬来不及多想，就冲了出去。

帐篷外，经常在附近游荡的流浪狗比奇正扑咬着卡娜医生，一旁的男医生拿棍子扑打，想让比奇松口。比奇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执拗地咬着卡娜，死都不松口。

基地里都是无国界医生，为了表明医护人员没有危险性，基地里没有任何武器，导致枪法很好的美国护士艾莎急得直跳脚。她看到云飞扬出现，呼唤道：“云，快想想办法，卡娜会被它咬死的。”

云飞扬表情镇定，快步上前，抬脚重重地踢在比奇的肚子上，比奇因吃痛而松了口。比奇正要发怒地继续冲向卡娜时，云飞扬反应极快地抓住比奇的脖子，将它摁在地上。

比奇拼命地挣扎，可是，不论它如何用力，身体都无法离开地面，只能狗嘴一张一合，希望还能咬到卡娜。

卡娜被艾莎扶到一边，疼得直掉眼泪，惊慌地问道：“它得了狂犬病吗？它是得了狂犬病吗？”

比奇平时很温顺，经常在无国界医生基地附近游荡，医护人员时常给它吃的，按理说它根本不会攻击基地里的任何人。这会儿无缘无故地咬人，好像也只有狂犬病这一个理由。

骨科医生哈兰从手术的帐篷里冲出来，手中拿着一把医用大力剪，本来是想帮忙的他听到比奇可能得了狂犬病，果决地道：“我去把它杀了，避免它再传染给其他人。”

“等等，”云飞扬镇定地开口，“哈兰，你去拿支镇静剂给比奇注射。”

“云，我也不忍心杀死比奇，可它得了狂犬病，会害了其他人。”哈兰坚持地说。

在其他人的惊慌和愤怒中，云飞扬冷静地分析：“比奇口中有重金属味道，肌肉震颤，执意攻击卡娜，这些都是吸食了麻古的症状。”

注射了镇静剂的比奇很快昏睡过去，为了保证其他人的安全，它被捆得严严实实。在确保比奇醒过来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后，云飞扬离开了无国界医生基地。

毒品不是肉包子，比奇不会主动吃，持有毒品的人也不会无聊到给流浪狗吃。比奇会吃到毒品，绝对是意外，那就一定会在周围留下蛛丝马迹。

云飞扬在基地周围仔细排查，视线最后定格在一片染了血的草叶子上。他快步走过去，扒开草丛，一只被吃了一半的鸽子血淋淋地躺在草丛中。乍一看

没有什么异样，云飞扬却缓缓蹲下身，从鸽子的身上扯下一个被凝固的血覆盖的小袋子。袋子已经被撕咬破裂，一角还剩下两片红色的圆药片。

云飞扬表情沉了沉，立刻扒开一旁的草丛，到处都是撒落的红色圆药片。药片上印着“WY”，是麻古的著名品牌。

云飞扬的脑中如放映机一般，闪现出比奇因为饥饿撕咬这只不知道为什么掉落的鸽子，最后因为毒品发疯、咬人的情景。

无国界医生基地的上空经常有成群的鸽子飞过，从缅甸飞往中国的方向。谁都没有想到，竟然有人用信鸽运毒，避开边防检查。

云飞扬根据记忆的方位，就近守候。

晚上五点多的时候，返回的鸽子飞过云飞扬守候的上空，云飞扬立刻跟了上去。

鸽子飞了几分钟，就落在一处破落的民房大院中。云飞扬躲在拐角处，打量着这个院子，院子周围有几名流里流气的男子在晃悠，警惕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，与普通民房的气氛相违和。

云飞扬记下院子的门牌号，迅速离开。

当天夜里，云南省缉毒总队的队长在接待特战旅旅长蒋国成的时候，接到了队里的电话，有人举报缅甸的制毒窝点利用信鸽向我国境内运毒。云南边防迅速与缅甸方面取得联络，暗中展开部署。

另一边，缅甸的无国界医生基地还在紧张地忙碌着。

随着数日的战乱，这里的伤员和难民越来越多，医生们忙得连好好睡一觉的时间都没有。云飞扬正在给一名被炮弹炸断腿的伤员做缝合的时候，基地里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和人们惊慌的喊叫。云飞扬皱起眉头，继续手上的救治动作，对巡回护士道：“丹妮丝，你看一下外边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丹妮丝走到帐篷口，刚掀开帘子，人就僵在那里，随即下意识地举起手，慢慢后退。随着她的后退，两名拿着步枪的匪徒冲进帐篷，枪口对着云飞扬和

两名护士，大喊着：“都蹲在地上，不许动。”

两名护士吓得蹲在地上，帐篷里一阵骚乱，站在手术台旁的云飞扬用眼角余光扫了两名匪徒一眼，从一旁的托盘里顺了一把手术刀，才蹲了下去。

帐篷的门帘再次被掀开，一名黑瘦的男子拎着手枪走了进来，冰冷的眼神扫过帐篷里的人，最后落在云飞扬的身上，说：“你是医生？跟我们走。”

云飞扬缓缓站起身，两名匪徒冲上前来，用步枪顶着他，迫使他向前，大吼道：“走！”

这时，病床上的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

丹妮丝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求你让医生为他缝合完再走吧。”

云飞扬的表情一震，黑瘦男子已经沉默地走到病床边，对着病床上的伤员头部扣动扳机。

伴随着丹妮丝的尖叫声，伤员头部的鲜血飞溅而出，喷在云飞扬的脸上。

“好了，他不用治了，有重要的病人等你救。”黑瘦男子面无表情地说。

两名匪徒推了推云飞扬，见他一动不动，一名匪徒抬起枪，对着云飞扬就砸了下去，云飞扬猛地抬起胳膊，把匪徒手里的枪打掉，另一只手里的手术刀就抵在了匪徒的脖子上。

另一名匪徒见同伴遇袭，枪口旋即对准云飞扬，手指勾扳机的一瞬间，云飞扬抬腿扫了过去，扳机被扣动，枪支随即落在地上，子弹射在一旁的铁柜子上，砰的一声，柜子被打出一个大洞，子弹掉落在地。

黑瘦男子一惊，一个转身，枪口顶在护士丹妮丝的头上。

“没想到这里的无国界医生也藏龙卧虎。”男子似佩服似嘲讽地说。

云飞扬撤下抵在匪徒脖子上的手术刀，说：“我的职责虽然是救人，但前提是要有保命的蛮力才行。”

“不管你是不是有蛮力，立刻跟我走。”黑瘦男子用枪口大力地顶了下丹妮丝的头，丹妮丝因为惊吓和难民的死，满脸泪水，哀求地看着云飞扬，要是云

飞扬不和他们走，她的脑袋上也会被开个血洞。

云飞扬扔掉手术刀，看着黑瘦男子，道：“走吧！”

出了帐篷，云飞扬被塞进一辆皮卡车里，后车厢里站满了端着步枪的男人。这么大的阵仗，显然需要救治的人不是普通人物。

黑瘦男子坐在云飞扬的身边。虽然云飞扬之前表现得临危不惧，但他并不在意：一个赤手空拳的男人，怎么敌得过他们这么多杆枪？

云飞扬的视线扫过开车的男人，他是用鸽子运毒的那个大院的外围警戒人员。难道自己要救治的人是这个制毒组织的头脑？

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缅甸警方一定对这伙毒贩进行了围剿。其中有毒贩侥幸逃走，却受了重伤。为了避免再被警方抓住，才不敢去医院，把主意打到了一直在附近扎营的无国界医生头上。

车子行驶了十来分钟，就在附近的村子停下。

云飞扬被人用枪指着，走进破破烂烂的院子。院子守卫森严，十几名拿着步枪的男子警惕性极高地盯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。一些人的身上还有血迹，显然不久前发生过激战。

黑瘦男子将云飞扬带进最里面的房间。外厅的地上血迹斑斑，躺着两具普通村民的尸体，应该是这户人家原本的主人。

云飞扬被推进里屋，幽暗的环境中，可以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男人。

男人腹部大量出血，气息微弱，却目光犀利地盯着云飞扬，问道：“你是医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云飞扬将出诊箱放在桌子上。

“我是吴刚，在缅甸边防，没有人不知道我的名字。只要你能治好我，以后就是我的兄弟。”吴刚的声音虚弱，承诺的话说得威胁味道十足。

云飞扬眼神微闪，随即平静地点点头，不慌不乱地打开出诊箱，取出要用的手术器具。

黑瘦男子站在云飞扬的后面，手中拎着枪，防止云飞扬对自己的老大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。

吴刚的嘴角扯动一下，道：“素格力，不用那么紧张，没人会不珍惜自己的命。我相信这位医生会治好我的，是吧？”

云飞扬点点头，开始帮吴刚麻醉。麻药打进去不久，吴刚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素格力拿起手机，递给快要失去意识的吴刚。

吴刚接起电话，听对方说了些什么，因为麻药的缘故，他听得不大清楚，将音量调到最大，才听清楚对方的话，回道：“放心，我没事，不会耽误交易。”

云飞扬正在给吴刚消毒的手颤抖了一下，刚刚他从吴刚的电话中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一个令他永世难忘、本应该死了的人的声音。

吴刚挂断电话，就陷入到昏睡之中。云飞扬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，帮吴刚取子弹，进行缝合。

这一刻，无论病床上的人是谁，云飞扬都只当自己是一名医生。

吴刚很幸运，子弹并没有伤到重要脏器，要不然以现在简陋的医疗环境，谁也救不了他。

当云飞扬摘掉手套的时候，素格力略带紧张地看着云飞扬。

“手术很成功，不过他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，只要没有发炎就不会有问题。”

素格力松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好好照顾刚先生。等刚先生醒来，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云飞扬调节了一下输液速度，又测量了吴刚的体温，道：“他没事，我出去透口气。”

素格力点点头，用凶狠的眼神告诫云飞扬不要做出不理智的事情。

云飞扬走出房间，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，关注着院子中的匪徒人数和装备，暗中考虑着是否有可能将吴刚带出去。结论是否定的：人数太多，很难做

到不惊动这些人。

素格力为了保证吴刚的安全，很快让云飞扬回到房间里照看吴刚，不得怠慢。

第二天，趴在桌子上睡觉的云飞扬听到床上有声音，发现吴刚已经醒过来。

吴刚支着上半身，道：“给我水。”

站了一夜的素格力跟打了鸡血似的，闻言立刻去倒水。

云飞扬立刻阻止素格力的动作，说：“他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喝水，要等肠蠕动恢复、产生虚恭后才可以。”

素格力请示地看向吴刚，吴刚动了动干涸的嘴唇，点了点头。

素格力连忙走到床边，扶着吴刚躺下时，感觉到吴刚的身体滚烫，不满地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么热？”

“手术后三到五天内体温在 38℃左右，是术后反应热，正常现象，不用紧张。”云飞扬镇定地回答。

素格力眯起眼睛看着云飞扬，咬牙道：“你要是敢骗我，我会杀了你。”

“我会留在这里照顾他，直到温度恢复正常为止。”云飞扬主动要求留下来。

“素格力，我相信他，他既然救我，就不会害我。他的医术不错，我感觉很好。你送他离开。”

吴刚的决定让素格力惊讶，他不解地看着吴刚。

“立刻送他走。”吴刚坚决地吩咐道。

素格力只能答应，向手下示意将云飞扬送了出去。

等云飞扬离开，吴刚才说道：“霸主那边的交易不能拖了，我们必须马上走。”

“刚先生的身体要紧，我们带着那个医生吧。”素格力提议道。

“不行，他是无国界医生，在基地里绑架他会闹出很大的动静，不论是中国还是缅甸，都会将对他的营救列为重要的事，带着他，只会增加我们离开的难度。放他离开，我们只要应对缅甸警方就好了！”吴刚冷静地道。

素格力点头，没有再坚持。

“记住，一定要等到我们离开后，再放他离开，免得他报警。”吴刚又谨慎地道。

“是。”素格力领命，命手下泰猜看守云飞扬，等接到电话后，才放云飞扬离开，免得云飞扬报警。他则亲自带队，护送吴刚离开。

这些人离开的速度很快，十几分钟后，院子里已经恢复了乡村的寂静。

开始的时候，泰猜还拿枪对准云飞扬，警惕性十足。后来发现云飞扬没什么威胁，大部队也已经撤离了，索性把枪放回腰间，开始看电视，手机就放在桌子上，等着素格力的电话。

云飞扬不紧不慢地走到桌边，泰猜看他正镇定地倒水，狐疑地问：“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”

云飞扬喝了口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会吗？我可是刚先生的救命恩人，他答应过我会报答我。你如果杀了我，恐怕你的命也保不住吧？”

泰猜无趣地撇了撇嘴，说：“别耍花样，一会儿就会放你离开。”

话落，泰猜继续扭头看电视。云飞扬微微侧身，喝水的时候，拿起桌子上的手机，给自己的手机发了个空信息，然后迅速删掉记录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手机放回去。

泰猜感觉到云飞扬还在自己身边，疑惑地看过去，发现他在倒第二杯水；又看了眼手机，还在原来的位置，没有生疑，继续看电视。

一个小时后，泰猜接到素格力的电话，便驱车把云飞扬带到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地方扔下，才去和吴刚会合。

云飞扬看着驶离的汽车远去，用自己超强的方位辨别能力，顺利回到无国

界医生基地。基地里的人见他毫发无损地回来了，一片欢腾，喜极而泣。大家还来不及庆祝，一队军车浩荡而至，在基地里停下，跳下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缅甸军人。

蒋国成从中间的吉普车上走了下来。他肩膀上扛着的“星星”随着大步流星的动作颤动，仿佛五星红旗飞舞的样子，让云飞扬的双眼泪花闪动。

蒋国成大步走向云飞扬，郑重地说：“回来吧！霸主出现了。”



云南边境大山深处，过千名士兵和武警正在搜山，寻找一伙拒捕的贩毒分子。抓捕行动已经过了24小时，但山区面积太大，可藏匿地点多，搜捕工作进展缓慢。

中午时分，猎豹特种部队的炊事班正在做饭，饲养员朱喜飞快挥舞着菜刀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菜板上的土豆像是变魔术一般成为土豆丝，一点也不像是身高两米、体型像牛一样的壮汉能切出来的。朱喜脚下趴着一头胖猪，被他从小养大，叫作红烧肉，300多斤的样子，偶尔抬起头发出两声哼哼，朱喜就扔下去一个土豆，红烧肉飞快接住，欢快地吃下。

给养员董艺坐在炊事挂车的不远处，左手拿着大白萝卜，右手拿着小刀，稍微打量下萝卜，随后小刀飞舞，大白萝卜被雕成胖胖的兔子，而他的手边已经有十几个各式各样的动物。

炊事员常寿将炒菜盛出，也没洗锅，就要将土豆丝下锅，看到给指挥中心送饭回来的炊事班班长童新宇，又把土豆丝放下，拿起锅冲洗一下，才将

土豆丝下锅。

童新宇把推车放下，看到几十个被雕成动物的萝卜，气得嘴角直哆嗦，他快走两步，照着董艺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抽在钢盔上，董艺差点一头磕在萝卜上。

董艺在巨大的声响中离开沉浸已久的艺术世界，看着面前嘴角抽搐的童新宇，笑道：“班长，你手不疼吗？”

童新宇背着手，暗中揉着发疼的右手，大吼道：“董艺，马上停止雕花，给我炖菜去。”

“班长，这年头吃饭都讲究色香味俱佳，就凭我的雕花手艺，绝对能让连里的兄弟们多吃点。”董艺说话间，又将一个萝卜雕成老虎。

“现在是打仗期间，不是你胡闹的时候，马上将这些萝卜剁碎、做汤，你要是再敢浪费，我就罚你给全连的人洗袜子。”

常寿见董艺挨骂，顿时哈哈大笑，嘲讽道：“艺术家，挨骂了吧，老实了吧！”

董艺用力地将老虎的爪子掰断，扔在汤锅中，仿佛是将常寿扔在锅中。

童新宇走到常寿身边，检查他做的炒菜，尝了一口，立刻恶心地吐了出来，还连吓好几口，骂道：“常寿，盐不要钱吗？你想将全连的战士都咸死？”

“咸点没事，多喝点水就好了！”常寿一脸不在乎，继续翻炒土豆丝。

“王八蛋，你以为将菜糊弄完，我就会让你去送吗？是不是打算借着送菜的理由，上去和那些贩毒分子战斗？我告诉你：做梦！团长早就说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毛糙的性格改过来，什么时候回去，否则就在炊事班待到退伍吧！”

“班长，兄弟们搜捕一天都饿了，你也刚送完饭，挺累的，还是我去送吧！”常寿开始盛土豆丝。

童新宇尝了口土豆丝，再次吐出来，额头青筋暴跳，怒吼道：“土豆丝还没熟，除了猪，不会有人吃你做的菜！”